

FU JUN
BU KAO PU

苏行乐
著

夫君不靠谱

>王爷)

“王妃，记得穿件保暖衣哦，别一下就给露出短腿尾巴了。”

>王妃)

“王爷您船上没带羽绒服是了吗，小心露出你虚伪无耻的嘴脸。”



一个无权无势的**闹散王爷**娶了一个无权无势的**丞相之女**

●**她嫁他，斗智斗勇斗心机 他娶她，直言不过是逢场作戏**●

人前，一个温和谦恭，一个贤良淑德，

他们是人人称羡的夫妻典范。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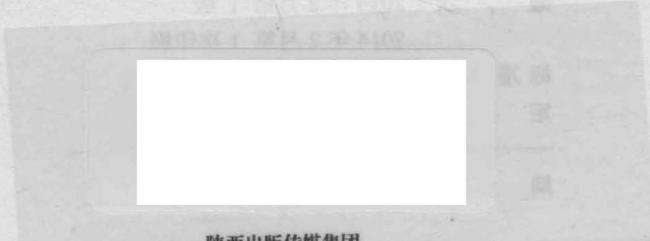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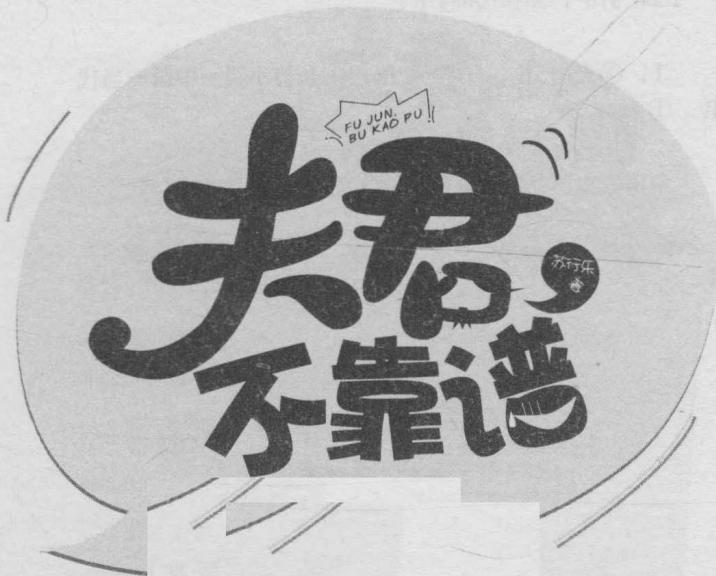
“爱妃，您真虚伪。”



“那是夫君教导有方。”

制胜不靠天

制胜「三分」制胜「七分」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君，不靠谱 / 苏行乐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518-0684-8

I. ①夫…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542 号

夫君，不靠谱

苏行乐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10
字数 199 千字
版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684-8
定价 22.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001 第一章

颜世宁这辈子的桃花少到可怜，可怜到她活过十八个年头都没看到一朵盛开。

028 第三章

你真的对皇位没兴趣吗？

054 第五章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威国公是逼着他要对付皇后了！

078 第七章

裴璇跪在光滑坚硬而又冰冷的石砖上，半晌后，他沉声道：“儿臣无意皇位！”

106 第九章

颜世宁听闻康华郡主不只是害她娘亲还要害她时，眼中杀意毕现。

136 第十一章

她早就听说颜世静疯得不像话了，如今亲眼见着才知这句话到底是什意思！

016 第二章

别人春宵一刻值千金，裴璇却偏偏把这千金一把一把地丢掉！

041 第四章

她一直以为夺位是七王跟太子的事，却没想暗中裴璇也被支持着。

066 第六章

颜世静眼看就要被刺中，看到一旁的颜世宁，一把将她拉过挡在了自己面前。

090 第八章

既然颜世静是有了身孕太子才着急成亲，那她裤子上的一点红又是怎么回事？

123 第十章

太子主动要求被废，是真的不想坐上那位置了吗？

夫君， 不靠谱

FU JUN
BU KAO PU!

c o n t e n t s

154 第十二章

害死娘亲的康华死了，颜世静死了，曾经一度辉煌的相府，就此毁灭了！

181 第十四章

世宁，看样子，你有了身孕的事是不能再瞒下去了。

213 第十六章

小十三在宫里哪怕过得悲惨，但只要延帝还在位，他就会安然无恙。

244 第十八章

延帝，这是要将颜世宁母子软禁宫中了！

271 第二十章

裴璇目光一沉，道：“儿臣发现九弟有谋反之嫌！”

298 第二十二章

“杀我与太子者，裴璫！”是皇后的笔迹！

168 第十三章

想到这么一个温顺聪慧的儿子被人残杀被豺狼啃咬死无全尸，延帝只觉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199 第十五章

延帝看着裴璫恭谨的样子，心里那种烦意又涌了出来。

228 第十七章

她中计了！穆贵妃不是要她孩子的命！而是要……陷害她！

257 第十九章

延帝时日无多？！那立储之事怎么办？

286 第二十章

裴璇目光灼热又疯狂，手中的匕首更加贴近了延帝的咽喉。

309 第二十三章

先帝遗诏：立十三子裴珂为帝，十六岁前，九贤王璫代为监国……



颜世宁这辈子的桃花少到可怜，可怜到她活过十八个年头都没看到一朵盛开。

想她不丑不残脑子正常，容貌上佳品行优良，为何竟无一人问津？其原因可谓作孽！

颜世宁乃当朝宰相颜正的嫡女，听起来风光无限，实则分外悲催，只因颜正的正妻并非只有她母亲一个，因此她这个嫡女也并非独一无二。

颜正出身贫寒，十年寒窗苦读，是发妻容氏一路相伴。谁知待他金榜题名上殿为官，又被康华郡主一眼相中。一边是深情厚谊，一边是锦绣前程，颜正为难再三、周旋再三，最后欲鱼肉熊掌皆得，将二人并为平妻。本以为是再圆满不过的结果，谁知新婚那日，容氏收拾行囊回了老家，而后，再没回来，哪怕之后诞下一女。

之后的日子，颜正多半与郡主在京城，偶尔才回老家看望，倒不是他不想念妻女，而是郡主太强势，常常阻拦。

十年来转眼过，容氏在素手持家的辛劳之际，染了风寒，药石无效之下，赴了黄泉。颜正知晓后痛哭不已，而后将长女接至京城。

那一年，颜世宁十六岁。

十六岁，本该是媒婆蹋破门槛的年纪，可她这身份着实尴尬，为难煞了人。若说高贵，她也是宰相嫡女，平常人家是万万不敢奢望的。可这高贵又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她是嫡女不假，但宰相府里还有个嫡女呢，而另一个的

身后是郡主，是老王爷府，实力雄厚。相形之下，她颜世宁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于是，真正的达官显贵之家，也都不愿娶这么一个人，只将目光看准了相府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才是名副其实的嫡女。

如此这般，颜世宁在京城中耗了两年，始终无人问津。

然而尽管自己一日大过一日，成了个老姑娘，颜世宁却也并未太在意，别人对她抱以同情时，她也只是笑而不语，继续扮出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

容氏临终前说道：“京城比不得宣城，你去之后，再不能恣意任性，康华郡主不是善茬，你若妄为，她必追究！你要谨言慎行！”

于是，颜世宁当真开始收心敛性，低调隐忍，只做出个贤良淑德讨人欢心！

一开始她还真有些不习惯，天知道她曾经是多么张牙舞爪的人，笑不露齿之类淑女的事，真心跟她没半文钱关系。

好在，装着装着，也就习惯了。

而在这两年间，也许众人在茶余饭后谈起的多是相府的二小姐，但只要谈起颜世宁，无人不夸赞声——“此女真正配得上贤良淑德这四个字！”

当然，后面也多半会再加一句——“只是可惜了，始终未能出嫁。”

可惜吗？不觉得。天知道颜世宁极为享受自己的光棍生活，她甚至做好了一辈子打光棍的准备。

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很快就有人嫌她碍事了。

“世宁，太子殿下看中了世静，宫里传来话，准备最晚在明年初操办婚事。”颜世宁的小院里，父女俩相对而坐，沉默了甚久之后，颜正如此说道，表情是一贯的愧疚与烦恼。

他对这位长女，从来是觉得亏欠太多。

颜世宁听着这话，低头轻笑——她不会天真地以为颜正告知这喜讯是为了听她说些“恭喜妹妹”之类的话的。颜正的言外之意是：你妹要成亲了，为了你妹妹，为了这相府，只怕她会在明年到来之前，给你找个人家嫁出去，时间仓促，难免草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她，自然是那位康华郡主。而他今日前来，只怕也是被她逼迫得无可奈何了。康华郡主可实实在在是个强势到极点的人啊！

“姐未出嫁，妹如何能先行呢？于礼不合啊！都怪爹不好！”这边，颜正又是哀叹又是自责。

颜世宁却比他更自责：“是世宁不好，让父亲烦心了。”

又要开始比自责了吗？颜世宁只觉无聊。

对于父亲的愧疚，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了。而每当父亲摆出这副模样，她就喜欢做出这个样子应对，为的，就是让他更加良心不安。

果然，颜正看着女儿这副模样，更加觉得无颜以对。

“世宁，你可有相中的人？你跟父亲说说，我会给你做主的。”颜正不忍道。

颜世宁听着这话，嘴角扯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收敛住后又以一种温和的口气说道：“世宁心中并无人，一切爹娘做主便是了。”

那话说得好一派无谓大气，孝顺至极。

可事实上——你会为我做主？才怪！

女儿没个表态，颜正这话也说不下去了，想了想，无奈道：“后天太子大寿，宫中大办筵席你也是知道的，到时候许多人会去，你仔细看看，有看中的回头跟我说……”说到这又觉得不妥，叹一声后转而道，“世宁，你放心，爹不会允她们随便找个人把你嫁了的，你的婚事，不得到你首肯，爹是不会同意的！”说完，深深地看着依然低垂着头的女儿，见还是没什么回应，只好怅然离去。

感觉到他走远，颜世宁方抬起头，嘴角却是噙着一抹嘲意。

如果我真看中了哪个高不可攀的人，难道你还能舍下脸面到皇上跟前求去不成？我清峻耿直的父亲哦，做不到的事，为什么总要提前把话说得那么满呢？话说得那么漂亮，当时让人听得那么感动，可等到你食言的那天，这难受的滋味又让人如何承受？就像你当年口口声声对娘亲说“此生有你一人足矣”，可回头，为了你的大好前程，你又抛下誓言，另娶他人了！

宫中宴会大同小异，颜世宁参加过几次，颇有心得体会。宴会时，长辈

皆在，众人循规蹈矩；宴会完毕，长辈不在，则各个开始荡漾，小青年游园，三三两两围成一处，表面上看着正大光明斯文有礼，实则说的话全是打情骂俏，若是见着无人，摸摸小手亲亲小嘴也是有的——颜世宁就曾撞见好几回。

而现在，又到了宴后的美好时光了。

颜世宁摇着扇子，坐在花架上，看着一对对一双双，眯着眼睛笑——天知道她最喜欢这时候了，看着一幅幅你侬我侬的画面，真正是有趣死了。

颜世静见状，却很不满，狠狠掐了她一下道：“喂，你别这样干坐着呀，看到喜欢的赶紧上去啊，最讨厌你这副假正经的样子了！”

颜世宁吃痛，轻呼出了声——这位主没事就喜欢掐人。不过她也不计较，谁让这是她妹妹呢。

颜世静比她小两年，此时正十六岁。客观地讲，颜世宁觉得她这一个妹妹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

皮肤白皙嫩净，吹弹可破；又是窄肩纤腰细长腿的好身材，穿任何衣裳都只有一个合适，且她又是个知打扮的，于是无时无刻都是个光鲜亮丽的模样。颜世宁初见着她时，就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国色天香。

而事实证明，当初这一个“国色”，真被料中了。

如此美色，非国君不可享，而当今圣上年事已高，已难享此福，如此，便把目光对准继任储君吧！

颜世宁不得不佩服，这一手算盘打得极好。太子殿下娶了相府嫡女，太子势力更加牢固；相府嫡女嫁了太子殿下，宰相前程更加无量。双赢的局面，正可谓皆大欢喜。

只可惜，她颜世宁就成了挡路石了。

“唉——”想及此，颜世宁轻叹出声。

“你叹什么气啊！”颜世静刚想训话，可余光瞥见什么，也就顾不得搭理她了，只说了句“你别忘了今日来的目的”后，就提着裙子跟了上去。

颜世宁看着走过的那人，抿嘴笑了，看来园子里又要多出一对了。

颜世宁不会天真地以为她这死了十八年的桃花树能在今日就盛开的，你看看园中所有人都无视她的存在就知道了。能参加宫宴的人无非就那几个，

对于她的事众人也早就知之甚详，因此谁都不会在她身上浪费时间的。而她好歹也装出了个贤良淑德的美名，自然是不会主动上前的。于是，从袖中拿出酒壶，一个人慢慢喝着，自得其乐吧！

东瞅瞅西看看间，她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一个男子的身上。顿时，脸上始终保持着的矜持笑容消失。

“裴瑾！”

想了想，赶紧起身走开，对于这货，还是避而远之吧，要是为他破了功，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可这厮不是去南疆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她暗忖着。

而那边，裴瑾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离去，眉头一皱，也跟了上去。

颜世宁一路穿花拂柳地走，步子迈得极大，也不知走了多久，见此处假山密林极为隐秘便停了下来，想来如此僻静也无人会到来，她又择了一处坐下歇息。

而在这时，从假山后传来了阵阵低吟声。

偏头一看，透过假山缝隙，隐隐见着两人正半裸着身交缠着。而这女子竟是她的妹妹，颜世静！那么，这男子，自然就是太子殿下了！

颜世宁深吸一口气，从震惊中回过神，笑了——怪不得那对母女俩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原来如此。

此地不宜久留，颜世宁提着长裙赶紧走开，而就在她要拐弯时，却一个不察，撞上了一人。

抬头看到那厮的盈盈笑脸时，颜世宁差点就要开口，可很快又被捂住嘴拉着离开。

“你放手！”见走了老远，这厮还捂着自己的嘴，颜世宁赶紧甩开，怒道。

裴瑾看着她这模样，忍不住笑了：“我就说，颜家的大小姐怎么会是贤良淑德的典范，印象里，可是只尖牙利爪的小狮子啊！哦不对，现在该是老狮子了！”

颜世宁看着他戏谑的表情，忍住想抽他的冲动。

“不过你也好雅兴，居然去听壁角？”裴瑾还是笑若春风。

颜世宁眼神如刀，转而想起当年他就常以自己取乐，又收起愤然，堆上笑容：“九王爷说的是。”

裴瑾，圣上第九子，今年二十四，素来温和谦恭，人称九贤王。但颜世宁知道，“温和谦恭”四个字，真心跟这厮没半文钱关系！这就是只表面温文尔雅内在卑鄙无耻天下第一虚伪的衣冠禽兽啊！

正在这时，假山后的两人办完了事，太子先走了出来，见到两人在不远处站着，心里一个咯噔。

裴瑾早已收起无耻，摆上了温和：“十弟怎么在这儿？真是巧了。”

真狡猾！颜世宁暗骂。

太子闻言知晓他们并未发现，暗松了口气：“哦，我正好从瑞庆宫赶来，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我正要去瑞庆宫，不巧与颜姑娘相遇，想来同行，便聊些诗词。颜姑娘果然是才貌双全啊！”说着，裴瑾向颜世宁投去赞许的目光。

颜世宁嘴一抽，干笑道：“九王爷才是才华横溢。”

不虚伪你会死吗！

又客套了一会儿，太子离开。见人走远了，颜世宁也不想再搭理裴瑾，只快步走到了繁闹之处。

裴瑾看着她婀娜的身段，琢磨着：倒是比小时候长开了。

“你在看什么？”

裴瑾正想得出神，忽然听到身后冷冷的一声，心里一跳，回过头见着是七皇子裴璋时，浅浅施了个礼，微笑道：“原来是七哥。我在看这园子，你瞧这繁花似锦美人如云，当真是人间仙境。”

“不过都是些庸脂俗粉。”七皇子贬斥得毫不客气。

裴瑾微笑不语。

裴璋扫了一眼，把目光落在对面的颜世宁身上：“你知道十弟跟颜家二小姐的事了吗？”

“我刚从南疆回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七哥不如说来听听。”

裴瑾这一脸好奇真得不能再真。

裴璋眯了眯眼，道：“最迟明年年初，你便能喝到他们的喜酒了。”

“是吗，那真是件喜事啊！”

裴璋看着他的笑容，只觉刺眼，沉声道：“是喜事，到时候太子得到颜相的辅佐，只怕会更高枕无忧。”

裴瑾回得从容：“颜相人如其名，正直不阿，不管是谁，想来他都能尽心尽力的。”

裴璋见他说话滴水不漏，不由得沉眸。他欲夺嫡之事只怕众人皆知，他也一直想拉拢这位九弟，可两年前试探着只提了一句，他便主动请旨前往南疆平叛，是一走了之，现在再次试探，他又不偏不倚看不出什么意思……裴璋很想干脆捅破逼他表态，但一想时机并未成熟，便决定作罢。

他将视线继续挪到一旁逗着小孩玩的颜世宁的身上，半晌后道：“颜世静要出嫁，可她还有个长姐未出阁，这几日相府都在为这事烦恼。”

裴瑾听他提起颜世宁，心一怔，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见裴璋翕动嘴巴又要开口，也顾不得别的，忙道：“是吗，说起来我跟颜家大小姐还相识，刚还见着聊了几句，感觉挺好。七哥，你说我娶了她如何？”

裴瑾说完，笑意盈盈地看向裴璋，如果他没猜错，他这位七哥可打起了颜世宁的主意。那可不行，他这七哥可是冷血无情的主，正妃小妾娶了好几个，可多半也是为了利益。

裴瑾知他颇深，自然所料无误。太子娶了颜家二小姐，为了不让颜相一边倒，裴璋正准备要跟颜正提亲娶了这颜家大小姐立为侧妃！而他刚才正准备说起此事，却没想到裴瑾先开了口。

裴璋看着他明亮的双眸，不由得皱起了眉——这口开得也太巧了，这是看破了他的心思故意先下手为快？原因呢？真的是看中了颜世宁还是存心跟他作对？想了又想，最后笑道：“她有着贤良淑德的美名，倒真与你般配。”

为了一个女人跟他抢，太不值得了，倒不如成全了。

“不过，九弟可要记得我这一个人情啊！”裴璋说完，敛袖离去。

裴瑾看着裴璋远去的背影，抿嘴笑了，待把头转向颜世宁处时，笑意更深：“小狮子，我帮了你这么个大忙，你说你该怎么谢我呢？”

当天下午，裴瑾便向延帝提起了此事。延帝对这个儿子向来不太关心，听他说完，想着无甚不妥后也就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裴瑾便来丞相府提亲了。

本来颜世宁昨天参加宫宴回来并无喜讯，颜正夫妇一个是摇头苦恼一个是蹙眉烦躁，冷不丁见着九贤王竟上门来提亲了，真是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而当颜世宁听说这厮竟来提亲时，毫不风雅地将一口茶喷了出来。

彼时，他们父女俩又在宁心院里面对面地坐着。

“世宁，九贤王身份尊贵，虽然势弱，到底是个皇子。而且据我这几年的观察，他是没野心的，也无意插足他们兄弟之间的争斗，你跟着他，是能过安稳日子的。”颜正语重心长地说道，说完又是轻轻一叹。

其实他并不想卷入皇位纷争之中，奈何因为康华郡主的干涉，他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而皇位争斗的结果从来是你死我活，如今虽然太子势力稍强，但七王也不可小觑，谁知道最后会是怎样呢！他如今已再脱不得身，能做的，只有保护好这个他亏欠已久的女儿。她若是能嫁给九贤王，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到时候不管谁赢了，她都会安然无恙的。

颜世宁这会儿已在震惊中回过神，听着他的话，自然也明白他的苦心，不过她也没说什么，只低着头摆出个安静聆听的样子，然后心里飞快盘算着。

关于七皇子与太子的皇位之争，她也是有所耳闻的。延帝共生有十子三女，如今只剩下四位皇子一位皇女，其余全部夭折。

四位皇子，一个是七皇子裴璋，穆贵妃所出；一个是九皇子裴瑾，宫女所出；一个是十皇子也就是太子裴琳，皇后所出；一个是十三子裴珂，年仅三岁，母妃也无甚靠山。

裴瑾为人淡泊，对皇位并没什么兴趣，只做个闲散王爷。裴璋却是个野心勃勃的，且母系势力庞大，又与后系不合，因此一直觊觎着皇位。在这几年间，两股势力的争斗愈演愈烈，朝中大臣都已经纷纷择立队伍了。而康华郡主把颜世宁嫁给太子，也不过是把注都压在了太子这一方。

“另外，九贤王虽然在六年前有过门亲事，但女方未嫁入便没了，之后他一直未娶，说是心中悲痛，如此可见，也是个重情意的……”说到这里，

颜正脸上浮现出愧色，估摸着又是想起了自己的忘恩负义。

颜世宁听着这话，却是嘴一抽。心中悲痛？重情意？才怪！六年前他来宣城的时候，人前是一副忧郁哀伤的样子，人后，那可是扬着一张欠抽的脸一个劲地欺负她折磨她啊！

“九贤王人品相貌都是好的，他也保证再三，你嫁过去他定不会委屈你的……世宁，你意下如何？”见自己说了那么多，女儿始终没个反应，颜正不由得问道。

不会委屈吗？只怕他会往死里整。更何况，颜世宁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心里冷笑，你都为他说了半天好话，是已经拍板了吧，现在还来问她意见还有什么意思！不过很快，她点了点头柔声道：“父亲做主便是了。”

虽然比较厌恶裴瑾这厮，但她也是个能认清现实的人，既然他都来提亲了，只怕这门亲也是拒不了的了！再者，虽然不想承认但也不得不说，嫁给裴瑾真是再好不过的出路了，既不失了身份，又不搅入是非，正好应了娘亲给她取名时那个“只愿你衣食无忧一世安宁”这话了。

那么，就这么决定吧！

至于以后的日子，最多斗智斗勇斗心机，比虚伪比脸皮厚比谁先把谁恶心死吧！

男方提亲，女方同意，于是这门亲就这么定下来了。合八字，定吉日，下聘礼，做衣裳，办嫁妆……一样样事情办下来，一晃就到了八月初五。而大婚之日，便是八月初六。

秋已至，暑气未消，颜世宁敞着衣领躺在床榻上，想着心事。明日就要出嫁了，怎么都觉得荒唐，不过那厮一定得意得很。想着想着，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了那张温和又无耻的笑容。

天下女人那么多，你为何偏偏要招惹我呢！从六岁到十八岁，每次见着你都没好事！

回顾这十来年的几次见面，颜世宁总觉得自己就是那可怜的老鼠，被裴瑾这只狡猾的猫抓住，也不一口吃掉，只不停用爪子挠拨着、戏耍着，真是



气死人了！不过幸好，她也不是十二年前那个颜世宁了！

突然间她又觉得有些奇怪，按照裴瑾这性子，这一个月内也不该如此安静啊，他们有了婚约，来往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么他总该想方设法地寻着她消遣的，怎么就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也就下聘礼那天露了个面，其余的一次都没来过相府。

这厮究竟在搞什么鬼？

颜世宁正奇怪着，突然听到窗口传来了细微一声响，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正从窗口爬进来……

黑灯瞎火之中，颜世宁见着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是吓得腾地坐起，脸色大变。

小偷？采花贼？诸多猜想纷纷闪过，眼看他就快要爬进来了，颜世宁再顾不得别的，顺手抄起枕头就往那人砸了过去。

而后，连续三声传来。

“砰”——那人躲闪不及，被砸中脑门。

“哎呀”——那人被砸中脑门后，重心一失，从窗口掉了下去。

“砰”——那人掉到了地上。

颜世宁深知不为那对母女所喜，所以来到相府后自己挑了个靠墙的僻静小楼居住，而从楼上这么摔下去……颜世宁咧了咧嘴，赶紧跑到窗口看那人死活。

楼下是条青石铺就的小路，那个人已经爬起来，却也不走，只捂着屁股小声喊着什么。而当颜世宁听清他的喊声时，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喊：“小狮子，是我！”

浑蛋！就知道这厮不消停！

片刻后，裴瑾又爬了上来，眼看着他的半个身子已经到窗台，颜世宁赶紧阖上半扇窗户不让他进来。

“你来干吗？”她低声问。

裴瑾一手撑着窗台，一手将枕头递来，笑道：“明日大婚，心情甚是激动，辗转难眠之下，便想见你一面……”

颜世宁翻了个白眼。

“可你也不该拿枕头砸我啊！你看，我这额头上都一个大包了！明天可怎么办哦！”裴瑾委屈道。

“活该！”颜世宁接过枕头，又道，“你该庆幸这只是个木枕！”要是石枕玉枕之类的，只怕就不是个大包这么简单了！

裴瑾见她严守窗口也不让他进去，苦着脸道：“你再不让我进去，我坚持不住就又要摔下去了，到时候摔个下半身不遂，你这下半生的幸福也悬了啊！”

“去死！”颜世宁见他又开始说浑话，一把就想将另一扇窗也关上。

这一关，可真要摔下去了，裴瑾腾出一手赶紧拦住，无意瞥了一处，又笑道：“你是不是没穿兜肚？”

颜世宁一听这话，意识到什么，忙低头看去，果然，敞开的亵衣里，酥胸半露——因为天热，所以晚上睡觉之时她都是解了兜肚，只穿一件宽敞的亵衣。

而在她双手忙着拢紧衣衫的当儿，裴瑾纵身一跃，已跳了进来，而后，又一下窜到床上躺下。

“你给我起来！”颜世宁见状，跑到床边就要将他拉起。

裴瑾笑着躲闪，一下滚到了里边。

这时，外边传来了声音。

“大小姐，你有事吗？”是丫鬟听到动静醒了。

颜世宁立马噤声，不敢再动了，而裴瑾见着，则是支起身揽过她的腰，一把将她抱在怀里滚到床上，脸上笑得那叫一个得意洋洋。

外边的丫鬟见半天得不到回应，咕哝了一声翻身又睡去了。

见外面没了动静，颜世宁狠狠瞪了抱着她的裴瑾一眼：“你还不走？”

“走？当然要走了！”说着，裴瑾起身，脱下鞋子，又扯过被子躺下，“不过得到明早！”

颜世宁闻言一把坐起，见他闭着眼睛睡得坦然，气得肺都炸了。不过很快她又沉住了气，这块狗皮膏药只怕是贴在这儿了，赶也赶不走了，倒不如



随他去，反正她就不信，这厮还真能睡一夜！

这么想着，也继续躺下了，不过是离这狗皮膏药很远的位置。

“话说，你怎么都不来个逃婚的？我这么晚来，其实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偷偷跑掉的！”半晌后，裴瑾挪近身子笑道。

“多谢九王爷提醒。”颜世宁没好气地道。

“那看来我还真是走不得了！”裴瑾说着，干脆又开始脱起了外衫，一副长睡的打算，“反正明晚开始就睡一起了，今晚就当是攒攒经验，嘻嘻。”

“……”颜世宁气噎。

本来以为他还要跟刚才那样动手动脚，所以颜世宁也不管热，抱紧被子就把自己裹严实了。

裴瑾看得分明，不由得嘴角咧笑，小狮子看着无畏，心里紧张着呢！哈哈哈，太好玩了！

“小狮子，你真的愿意嫁给我？”裴瑾见她半天不说话，又开口道。声音轻快像是调侃，目光里却是无比认真，只是被黑夜掩盖，让人看不真切。

颜世宁睁开眼瞅了他一下，本来想说“我能说不吗”，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事到如今说这话没什么意思，只会让他更为得意，便转而柔声笑道：“能嫁给王爷是我三生有幸。”

“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裴瑾挑眉。

颜世宁继续微笑：“自然，王爷身份高贵，相貌堂堂，文武双全，又温文尔雅，不知多少闺阁女子想嫁给您了。我薄柳之姿，又无甚才能，嫁给您，实在是祖上积德，自当感激不尽。”

这番话颜世宁说得口生流畅，那表情那语态更是真诚至极，裴瑾听着不由得失笑：“你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那也是跟您学的。”颜世宁继续笑若春风。

裴瑾终于忍不住低低笑了出来，好不容易忍住后，又正色道：“原来你那么想嫁给我啊，可惜啊，我是逼不得已才娶你的！”

颜世宁侧目：“什么意思？”难道不是他跑去求亲的！

裴瑾看她神色，忍住笑，只叹了口气，哀声道：“你也知道，太子要娶